

周江林 著



时尚服饰

东方出版社



HANGSSE

AIHENSHISHANG

SSE

AIHENSHISHANG

SSE

AIHENSHISHANG

S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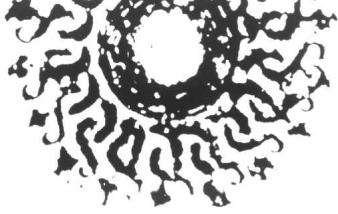
AIHENSHISHANG

SSE

AIHENSHISHANG

SSE

时尚服饰



周江林 著

# 黑白道 私奔去

東方出版社

## 诗意·梦想生产力 2

法国人如此说：构成整个法兰西上升的动力，是30个诗人作家，25个经济学家，15个科学家，3个政治家，2个将军和1个商人。在诗歌大中国，我保持沉默。但丁写了一生的《神曲》，按照中国收费标准折合成六万多人民币。当诗人被剔除在当代社会划分的等级制外时，这没什么，但至少暗示了一个社会的“道德和创意”风向标已经狂乱地打转。

## 诗人：存在于分歧中的那些判断 15

诗人一直是存在于分歧中的那些判断——那个长成老人样的青年。一个凌辱“美”的人以及打斗历史的传人。如果我们有后代，总有一天会明白，孩子们只需要一个动物园。

## 乌托邦生活分子：当前中国的冒险镜像 20

要敢于承担乌托邦生活，代价不仅是历史的负担，还有现实的被误读。特别在当下中国的大都会中，乌托邦是一种超前的冒险——列加速度的列车驶过美女如云的站台。

## 经典乌托邦 28

玉人吹箫的晚唐。人类文明的源头雅典。名士云集的东晋闲云野鹤。艺术天堂巴黎。爱情至上的北宋。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崇尚贵族情操的春秋战国。

## 弓箭是用来射向情人心脏的 33

箭在弦上，千钧一发。而箭有可能是对着敌人，也可能射向爱人。问题是，谁最先出手，还有谁是“受害者”？显然平常人最感兴趣的是答案的结果，而艺术家或者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和乌莱关乎的却是情人之间最本质的东西：爱就是互相伤害。

## 收藏另类六军规 39

香水片、马掌与梦境、尿罐，但是收藏梦境是一项最有趣的活动。

## 新纪录片群体：对人的尊严表示敬意 43

精神如果有意义的话，必须以主观为跳板——在中国大地上有一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尚不为人熟知，却以一个实践者的姿态，通过他们手中简陋的摄影器材，传达着对人的尊严的敬意。

中国新纪录片 2000 守则 55 当个体思想在变幻的现实面前陷入混乱之际，画面应该依旧是黑白分明。黑白是记忆中的真实抹杀不去的部分。

## 历史上的十一大经典选择 59

卓越领袖。而现在他却在淘大粪。

## 北京最合适分手的八大地方 64

当站在长城上，风动头发，极目远望，刹那间会生出一种无尽的沧桑感，人变得渺小，那位站在身边的他（她）已不再显得醒目和刺眼。记住这句“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话就行了。这儿是把痛苦降到最低的分手地。

## 第一代影像女性 67

伍尔夫错了，当下女性最大的问题是太充沛的自信，而不是缺乏。

## 租房艺术家生存榜 74

里尔克被誉为“伟大诗歌的清泉”，他与他前辈一样，一生都在旅行，漂泊四海，不停地寻找自己的“第二故乡”或者说真正的故乡——精神之乡。他的一生被“恐惧”包围着。他始终在追问：“我们怎样才能生活？”没有答案。

## 为了使一些人含笑九泉，车前子写作 83

老车是没有方向感的人，他不太认路。虽然这样，诗人老车不像一个孩子。我们另一个朋友潘维是孩子，而今也可能犯点“伪装孩子罪”，顾峻也是孩子，朗诵诗歌的时候尤其是。老车不是。

## 幽灵挤在镜子前互相取暖 90

他们并非爱镜子，而是觉得镜子中的自我比现实更柔弱。镜子和时间一样都是专门吃人容颜的。

## 《鬼子来了》流淌着鲁迅的血 99

一个鲁迅被气死前的咳血场景。千万别误会，是鲁迅他老爷子所敌视的什么鸳鸯蝴蝶派，什么海派，什么看客，什么阿Q精神，什么假洋鬼子和四条汉子，凡你都能在今天一对号入座的各色人士，惊人地被统统纳入《鬼》片中，他们在笑在哭在嚎叫，在死去活来。

**当诗人的手搭在歌手香肩上 107** 你有多久没见到诗人了?的确,他们现在像一群深居简出的动物一样罕见,或者说消失了特征。而今,一切将要改变。

**电影在酒吧 109** 要么去拍娱乐大众的片子,要么就在酒吧院线里寻找知音,不可能鱼和熊掌兼顾。酒吧院线放电影就相当于小剧场演戏剧,乌鸦和凤凰都在按自我的方式歌唱。

**即使受到邀请我也不去格莱美 112** 格莱美拆解开来看看,不就是一帮闲人嘴一撇,点个子丑寅卯排排队发个纳税人凑的奖金吗?格莱美不过是一个盛大的Party而已。

**香格里拉情结 116** 香格里拉情结总让人感觉到,最初人们所需要的对的,后来一流行,它就变味了。

**想像生产力活色生香 121** 一个人有了想像,制造马具的小工匠也能成为世界品牌登喜路。

**性唤起带动商业主义抬头 124** 电影嘛,不过是一些自以为是的好事者头脑发热,几个人用闲着的钱折腾一把,将现实涂得

五颜六色,唾沫激情四溢:我不下地狱谁下?!

**妓女电影走红的背后 127** 是一种策略,非常功利性的,与用诗歌当敲门砖类似。

**北野武:有海水的暴力天空 130** 北野武的天空就悬挂着一只摇摆的大钟,下面是浩淼的海。

**向好莱坞科技狼外婆致敬 137** 好莱坞从来都提倡超现实主义观念,是一群狡猾的童话爱好者。

**新闻读史: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说出更多的东西 141** “世界的痛也正是我的伤口”是一种方式,“阅读美腿”是另一种。

引子

在诗歌大国——中国，我保持沉默。就是但丁写了一生的《神曲》按照中国稿费标准也只折合成六万多人民币。

我想说的是，诗意并不是一个抽象体，诗人的精神也不是乌托邦，它只是一种象征。一旦连象征都保护不下去，这样的生活即是混沌如沼泽、轻飘像鸿毛了，渐渐滑向一个共同的悲剧中。难道，在消费主义和享乐时代，夹杂着“小资”的腰肢和笔挺的“中产”趣味粉墨登场时，我们的生活真不要诗意了吗？

# 诗意·梦想生产力

## ▷▷诗歌和沙尘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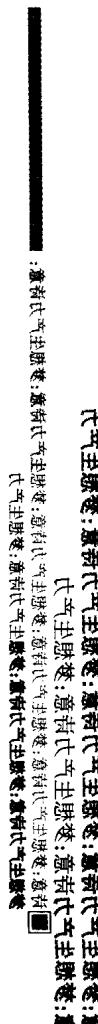
当下，春天的北京有两大生活中的“物事”成为热门现象：即沙尘暴和诗歌朗诵会。

它们有直接关系吗？没有。但好像是物质和精神的突然相遇，在北京的春天里两种“不搭界”的事件共存着。因为，“沙尘暴”在北京以北的地方都有君临，同样，虽然“诗歌”作为比较个别的产物，但似乎在上海、广州乃至四川等城市也有活动，但只有在北京首都，这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沙尘暴”给城市人们的物质生活直接带来一种伤害，由各大媒体给予的热切关注，在下不表。

而“诗歌”这种精神需求的热起，是一个信号。在消费主义和享乐时代，夹杂着“小资”的腰肢和笔挺的“中产”趣味粉墨登场，而现代人为了赢得自我和社会共同财富在合作和竞争之下，压力、焦虑、矛盾随之到来，存在着一个精神缺口，它比任何时代更迫切和强烈地显示：我们的生活需要诗意。

4月初，北京一些酒吧每年一次举行“海子诗歌纪念活动”；



随后，第三届北京大学未名诗歌节暨第二十届未名湖诗会从4月3日至4月27日召开。开幕式那天，车前子、颜峻、树才、胡续冬、翟永明、王家新、孙文波、西川、臧棣、西渡等30多位诗人朗诵了他们的近作；

4月19日颜峻、廖伟棠、高晓涛三人朗诵会和野孩子乐队、王凡乐队、左小诅咒乐队的演出，多媒体视像和音像播放将这次活动演绎成现场焰

火晚会；

4月20日车前子去英国著名的三一学院进行诗歌讲学……

近一个月时间的盛宴，诗歌和音乐等形式将这个古老城市的上空装点得那么别致和冲动。

曾经，古往今来，四海之内，诗人的篇章及其诗意，曾经带给多少人斑斓的色彩和梦想——

“我将得到人们长久的热爱。”普希金说。

法国史上曾这样骄傲与谦逊地写道：构成整个法兰西上升的动力，是30个诗人作家，25个经济学家，15个科学家，3个政治家，2个将军和1个商人。

弗罗斯特在大学读书时，有一天，他的老师指定他们去读雪莱的诗，他看了很感动：“这个东西是我所要的。”遂立志成为诗人。

《死亡诗社》里学生们可以站到课桌上朗诵惠特曼；《邮差》里一个含羞的普通的海岛上的邮差由于聂鲁达的诗歌而赢得了爱情，并成为一个勇士；在中国大陆曾经风靡过的“朦胧诗”，那些诗人不光以才华和勇气，还以广阔的视野、诗意和行动，感染着那几十万热血澎湃的

● 寓意 ● 梦想 ● 生产力

## 青年“相信未来”……

正是诗意图，让一个人幽闭的心灵渐渐向这个世界敞开。

可见，这突然发热的诗歌现象，和“沙尘暴”的君临比较类似。



### ▷●▷诗意图，当下时代的缺席者

如今，诗人中国演出落幕了，一切都是留在记忆里的时光了。

过去不再真实，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一切已逝的春天无法复原。那最疯狂而又坚韧的诗意图归根到底也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现实。就让文字将这现实紧紧地抓住，从此后不再愿意松手。

这是一个诗人，不，普遍的诗人在今天这个剧变的时代——日益变化的生活和价值观迫使自我重新思考、质疑和定位的那种切实感受。

因为，新世纪到来，地球提速——蒸汽机改变世界用了200年，资本改变世界用了100年，汽车改变世界用了50年，电视改变世界用了20年，而网络

改变世界只用了几年。问题是，当新世纪终于侵入人们尚不坚强的躯体时，高速的经济列车和站台沿岸的丰裕的物质，稍带各种新观念以及它的技术主义、新需求的欲望，展现着眼花缭乱的局面。这一切将诗人及诗意图压挤到一个特定窄小的空间里，厉声地责问：你该怎么办？

在当下的生活中，诗人怎么办？这是一个隐蔽在日常繁琐生活场景中的哲学命题，或者是现场考试，就是换上最擅长七步成诗的人也会犯

愣：电脑和数码呼啸而至；传统预言家歇菜了；财富经济成为主流；无厘头与娱乐化大跳双人舞；这个加速度的世界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诗情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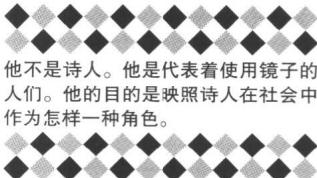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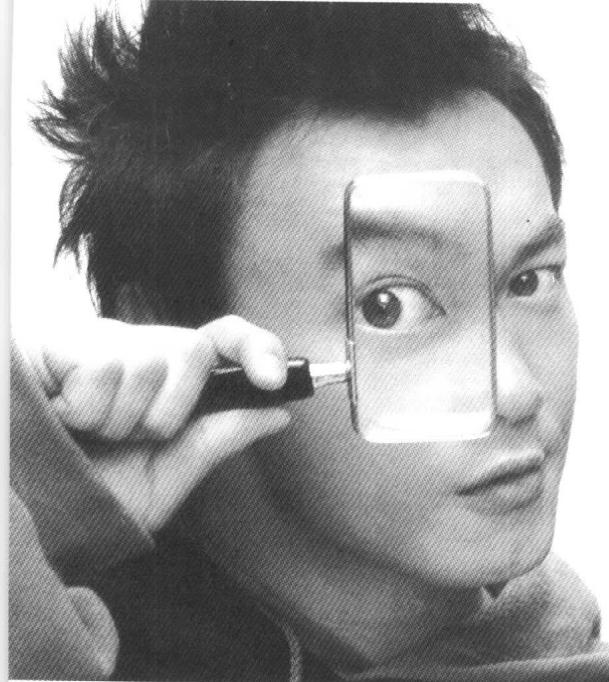
在这种时候，诗人是无力的。诗人说，我们无法决定一个时代。

诗人说，诗歌不是真理。确切地说，诗歌是谎言，然而这种谎言能教育我们去认识真理。

并且，随着现代人为了赢得自我和社会共同财富而聚集在合作和竞争中，压力、焦虑、矛盾随之而来，有一个精神缺口，但它究竟需不需要诗意去“填补”？这显然是一個难题。难道，在消费主义和享乐时代，夹杂着“小资”的腰肢和笔挺的“中产”趣味粉墨登场时，我们的生活真不要诗意了吗？

诗意并不是一个抽象体，诗人的精神也不是乌托邦，它只是一种象征。一旦连象征都保护不下去，这样的生活即是混沌如沼泽、轻飘像鸿毛了，渐渐滑向一个共同的悲剧中。

记得鲁迅有两句特别有名的话：“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这是说我们生活中人的现状。悲剧和喜剧从根本上讲不是对人生的现象而是对人生的本质的认识。“毁灭”与“撕破”，这些还只是表现而已；在鲁迅的话里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即根据对于人生本质的认识来区分，悲剧是以“人生有价值”为前提，喜剧是以“人生无价值”为前提。人生本是一个东西，悲剧和喜剧都是对它的看法。悲剧是正的，喜剧是负



他不是诗人。他是代表着使用镜子的人们。他的目的是映照诗人在社会中作为怎样一种角色。

的;悲剧是向上的,喜剧是向下的;悲剧最终张扬人生的价值,喜剧最终消解人生的价值。

命运最终不保护我们的诗意,也不让我们受其保护。这就是现实。

似乎是将脍炙人口的“世界我不相信”改成“是我们错了,而不是生活”,这不仅仅让人痛心,而是将一个隐喻直接扔上桌面:诗意,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和可悲的特色——穿雨衣穿过白领云集的办公室的缺席者。

黑道私奔去



#### ▷▷诗人属于哪个社会阶层

诗人是三宅一生的那瓶叫“一生之水”的香水(女用50ML780元;男用75ML630元)的使用者或者穿CK内裤的男士?或许会。但这依旧说明不了什么。

诗人不属于上层阶级,他没有遗产可继承,

家里没有磨出线的东方地毯和富于异国情调的过季花卉;他不富有,虽然也渴望贪图安逸;钱不可能多,否则就减少了趣味,但与中上层人有着类似的喜欢游戏人生;绝不是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中产阶层,诗人最讨厌与他们为伍,但不拒绝一同喝上一杯马提尼;诗人不愿意称自己为白领,但同样是靠手艺吃饭者(尽管许多人不承认他们);诗人接近中层贫民,虽然后者是在工作中经常看老板脸色失去了自由的阶层,然诗人对生活并不像他们那样充满怨恨;诗人家中没有古怪的热带鱼,与没有明天的下层贫民有异,但在偌大的世界上无真正的家可归这一点上是如此类似,可敬的诗人还保存着他们脆弱的自尊,而他人却完全丧失了。

奇怪的是,至今我们的社会划分等级制中,没有将其考虑进去。

德国当代名诗人思岑斯贝格的稿费标准是,一首诗无论长短 3000 马克,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任何报刊爱用不用。在德国,诗人朗诵一次可以得 300

马克;在法国,约 2000 法郎;在加拿大为 500 加元;在美国是 300 美元。而显然在中国当下,诗人如果以写诗为生几乎没有可能活下去。有人将但丁的《神曲》(14233 行折合成 43 万字)按照中国稿费标准算了一下,可以拿到 13000 马克(六万多人民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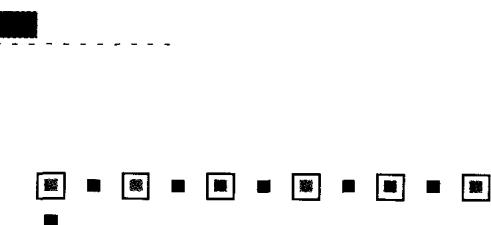
诗人周江林说了,我的一生从不会回到镜子面前,绝望是多重面孔:一张面孔是真实,另一张是疑惑,第三张面孔认识到最初的

选择多么恰当。

一个诗人的最恰当的位置是成为他自己要做的那个诗人。并不按照稿费多少而生存。

另外，诗人的社会阶层就是他自己。比如，莱蒙托夫比起他周围的人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不可能用认真的态度对待这样一些人。看来令他特别不快的是后一部分人，即那些头脑迟钝的正人君子，他们摆出一副头头是道、很有理智的架势，实际上则是鼠目寸光。在这些先生面前装扮成一个最空虚的人，甚至装扮成一个顽皮的小学生，这样做可以带来某种精神享受——这是十分

清楚的事。对于莱蒙托夫来说，这似乎是一种真正的精神享受。他没有到他周围这个圈子以外的地方去寻找才智和思想与他相当的人。他的禀性过于高傲，不可能那样做，他的全部精神深深灌注在他自己身上，因而不需要旁人的支持。



▷镜子：映照诗人在社会中作为角色的器具

跟我来，进入那些事物，那些  
感受这绝望已久的事物。

这是罗伯特·勃莱的《跟我来》。

这样，我们试图在一个加速的时代街头暂停下来，看看那些曾经熟悉的心灵，诗人在社会中应该有属于他们的一切——

神情：在“长得漂亮的人往上走，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结婚，缺少安全感、容貌丑的人与低于自己阶层的人结婚”的今天，诗人的神情是忧郁的。他通常没有微笑，也

### 汽 气 坐 愚 楚：意 告

汽 气 坐 愚 楚：意 告 汽 气 坐 愚 楚：意 告 汽 气 坐 愚 楚：意 告 汽 气 坐 愚 楚：意 告 汽 气 坐 愚 楚：意 告 汽 气 坐 愚 楚：意 告

就失去了一个等级的标志。他总对周围的事物不屑，或者有嘲弄的意味。

体重：一个诗人要 80 公斤那样超重才怪呢。诗人也不可能苗条，或者他只是轻的，几乎像不存在似的。他没有多余物。

趣味：诗人是乏味的，因为他不懂甚至有点厌恶情调。

领带：不谈诗人的衣着，却谈领带。因为，诗人的服饰是反现实性的——大体上，一个人穿的衣服层越多，他的社会地位就越高。但他可能会迷恋一条灯芯绒裤子。诗人有领带吗？如果有，他是不自然的和可笑的。

整洁：说谁呢？不会的，诗人不会

衣着过新或过于整洁，上层人们喜欢穿旧一点的衣服，诗人也同样。在生活之中，诗人总会觉得不安，丢不起尊严，为此，他的标新立异通常不会体现在这里。整洁的气息对他人存在着一种挑衅。

雨衣：穿上雨衣的家伙具有“去你的，我什么也不在乎”的气质，如果是在一个城市，北方的晴天。

帽子：并不是指俄罗斯皮毛帽、爱尔兰花呢帽或者软垂边白色钓鱼帽或网帽，管它是否罗斯福喜欢过，只有一个坚信自我的诗人把帽子当做无足轻重的犯人的个人饰物，才能赋予它意味。在中国诗人中，车前子、虹影或沈宏非与帽子关系密切。

住房：如今的住宅，无论造价如何昂贵，都是一只盒子。幸好诗人目前尚不能拥有得起。好比仆人，那个啰哩啰嗦的家伙还应当负责照看屋后的户外家具和草坪，可他总替代诗人发言。说不定由于他的勤劳和节俭，更早地拥有按揭的二室一厅。

香烟：凡诗人都爱烟草味道，这像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有权势的富豪是不会抽烟卷的，老牌富翁卡什，只吸烟斗。来自委内瑞拉的烟丝每斗就那么一小撮至少值 80 美元。这样说，肯定令诗人不舒服，与地位越高的人越不会抽本地烟背道而驰，什么牌子的烟都抽，抽多少量的烟决定写多少量的好诗。

闲荡：别说是旅游，而是与风景点无关的一种四处闲荡。一种信马由缰或蜻蜓点水般的状态，没有观光客那样迫切的心情和计划。

运动：任何体育运动远离诗人的参与（看足球赛倒极有可能）。所以关于网球拍、帆船、新式鱼竿、高尔夫球、一匹马、

情人：“小姐，你知不知道，要杀害多少只水貂才能做成你身上的衣服？”“你知不知道，我要同多少个百万富翁睡觉，才能换来这身行头？”这是电影《错体女郎》中穿皮草的女郎与环保人士的对话。这样的穿皮草的女郎适合做诗人的情人，而且渴望很多，像寒流滚滚而来。最终，诗人连一个情人都难以遇上。

黑如意

私奔去

双向飞碟这样专业昂贵的运动知识，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不可思议。肉体的笨拙有助于头脑的自由飞翔。

大学：没听说过一个大学能培养出诗人（小诗人倒出了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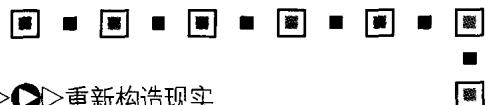
喝酒：倪匡拜访琼瑶，琼瑶问：“我应该用什么东西招待你？”倪匡回答：“世界上最名贵的液体，以法国出产最著名。”不久，琼瑶从房间走出来拿了一个香水瓶往空中一喷：“这就是最贵的法国液体。”倪匡笑了：“世界上最贵的液体，不是法国白兰地吗？”酒精可以为一个小资减肥，但无法为一个诗人止渴。哪怕是在喝鸡尾酒时间到来之际。

人类：所谓的人类就是指身边几个朋友。诗人总这样想。想多了发现自己消失了未来感。



当诗人被剔除在当代社会划分的等级制外时，这没有什么，但至少暗示了一个社会的“道德和创意”风向标已经狂乱地打转。

A decorative horizontal border at the top of the page, featuring a repeating pattern of black and white diamond shapes.



## &gt; ▶ &gt; 重新构造现实

现实并不会因你而改变。

电影《笔外断肠天》讲述诗人到银行去上班，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但对艾略特来说却是和谐统一的。他政治上是保守的，宗教上是信奉天主教的，文学上也是传统的。所以艾略特到教堂施洗之时，妻子被挡在门外，这意味着她一直进入不了诗人的精神世界。后来她即使想帮诗人打字，这工作也已被秘书代替了。在他妻子眼里，那个当时最不受欢迎的哲学家罗素却一直想跟她上床。作为诗人的妻子，她反对艾略特到银行去上班。到最后，她被送进了疯人院，而艾略特则写出了传世的《荒原》。

楚：意者  
代汽车楚：意者

道  
私  
去

可怜的艾略特，惟一的一次恋爱就结了婚，婚后得知妻子生理和心理极其紊乱，特别是生理上的问题，让艾略特不知如何是好。这一点女方家里人都知道，特别是她的弟弟，也一再提醒艾略特，但也只有诗人蒙在鼓里，一旦知道真相后责任心又非常强，真是个“新好男人”的榜样。

写诗源于一种内心的美感，一个单纯的诗人往往把写诗当成一生的恋爱。但社会现状历来与人的欲望背道而驰。诗人要生存就必须协调与现实和环境的关系。诗意和生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每一面都有其深刻和脆弱无助的原因。一个人要以长期的身体方面的奋斗来应付精神和物质双重压力，他常常会显得精疲力尽。